

聖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

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曆年不永勳業幾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為列傳

陳勝者陽城人也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按郡縣之名隨代分

割蓋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為說故其不同他皆放此。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也

字涉吳厓者陽夏人也索隱曰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後屬陳。正義曰括地志云陳

州大康縣本漢陽夏縣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索隱曰廣雅云傭役也謂役力而受雇直也

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

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

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鷺



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二世元年七

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

秦役成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革反

又音藥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

名在漁陽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漁陽故

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陳勝吳廣

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

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

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

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太子斯為二世廢當立

十七兄而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

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

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

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

是扶蘇為二世所殺而百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

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

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

曰漢書作倡倡謂先吳廣以為然乃行卜索隱曰行者

也說文云倡首也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

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神以威

引蘇林臣瓚義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

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音用依鬼神起怪蓋亦得



其捐陳勝吳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曰此教也

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

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曾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

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

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索隱曰服虔云間

之脩茂者以為叢位高誘註戰國策云叢祠神祠叢樹也

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火者籠也音溝狐鳴呼曰

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

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

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廣故數言欲亡忿

誅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

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

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

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

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第

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而戍死者固

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索隱曰大

名謂大名稱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

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

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

記事



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蕘蕘下索隱曰蕘音機又音祈

謂以兵臨蕘而即降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蕘以東索隱曰

曰韋昭云符離屬沛郡李音云徇略也音辭峻反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徐

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北至陳索隱曰地理志車六七

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

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

止是縣令言守令則守非官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縣字也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

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

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

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苦

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

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

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

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

襄彊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

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

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

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

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



郡李由李守棗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

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

始蔡名賜璣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是所封也。周文

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

之占也司馬季主為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

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正義

曰即京東戲亭也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鄠山徒人奴產

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索隱曰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

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

東十三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為好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亦各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坑各自南出北通於河按魏武帝改曰好陽也二三

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正義曰澠池河十餘南府縣是也

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

索隱曰越系家勾踐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曰不敢逃刑乃自到郭璞注三蒼以為到刺也武臣到邯

鄆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

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

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

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

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成都蜀郡縣

史記東漢世家卷八



遣

涉遙趣趙兵亟入關索隱曰趣音促謂催也趙王將相  
 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  
 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  
 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  
 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  
 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  
 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  
 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  
 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  
 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

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  
 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  
 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  
 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臨濟狄人田  
 儋殺狄人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  
 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竈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  
 諸公子各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竈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寧陵縣城古竈陵城也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  
 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  
 陳王乃立竈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



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  
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  
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采悉精兵迎  
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  
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  
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  
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  
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  
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郊  
索隱曰地理志陽城縣屬潁川說音悅凡人名音悅郊音  
談小顏云郊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

郊別是地名或恐郊當作郊郊是郊鄆之地或見下有東海  
郊縣故誤也○正義曰屬海州疑郊當作郊音紀治反郊即  
春秋時郊地楚郊敖葬之今汝州郊縣城是鄧悅是陽城人  
陽城河南府縣與郊城縣相近又走陳蓋郊字誤作郊耳

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

曰一作逢○索隱曰地理志將兵居許正義曰括地志

銍縣名屬沛漢書作伍逢本漢許縣地理志云許縣故國姜姓四岳之後大叔所封二  
十四君為楚所滅漢以為縣魏文帝即位改許曰許昌也

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

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銍人董緹符離

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屬臨

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守慶

於郊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郊



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臈月張晏曰秦之臈月夏之九月贊曰建丑之月也○索隱曰顏遊秦三按史記表二世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是也宗稟荆楚記云臈節在十二月故因是謂之臈月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之故云還至下城父又顧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讀如字其說為得之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礪正義曰音唐今宋州礪山縣是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謂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

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於涓人取冠○索隱曰涓音公玄反服虔云給通如今謁者為倉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索隱曰韋昭云軍皆著青帽故曰倉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新水之陽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索隱曰為如字讀謂以陳地為楚國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引兵之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方與兗州縣也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曹州也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



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曰數音踈主反

謂自辨說數与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不肯為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

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

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願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願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謂故人呼為沈沈猶俗云談談深也楚人謂多

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

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

顯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

由是無親陳王者索隱曰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妻父

怒云怙號而傲長者不能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

焉不辭而去是其事類也



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

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

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之

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

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

家下替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駟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

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已見始皇之本紀

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

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

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

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

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

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

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闔諸侯於是

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

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

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陳音聚軫邵滑邵正義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印並音仰謂秦地形高故並仰向關門而攻秦有作印字非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

有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

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

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槽索隱曰說文云槽大楸也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

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

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

鞭笞天下索隱曰臣贊云短曰敲長曰朴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

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

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絃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

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陽銷鋒鋦徐廣曰一作鑄鑄以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

丈號曰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

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

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徐廣

曰田民曰阡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

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

間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阡陌謂千人之長也漢書作阡陌如淳云時皆僻屈在阡陌

之中陌音陌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

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

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

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

長鍛也索隱曰鉏耰謂鉏木也論語曰耰而不斲是也棘戟也矜戟柄音勤適戍之眾

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蓋謂孟嘗信陵蘇秦陳軫之比也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

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也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使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

亦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

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索隱曰施音式或反言秦虎狼之國其仁心不

施及於天下故亡也索隱述替曰

天下匈匈 海內乏主 倚鹿爭捷

瞻烏爰處 陳勝首事 厥號張楚

鬼怪是憑 鴻鵠自許 葛嬰東下

周文西拒 始親朱房 又任胡武

夥頤見殺 腹心不與 莊賈荷人

反噬城父

陳涉起自謫戍半載而敗可與張耳陳餘並為傳不當為世家

者也然亡秦之侯王將相多涉所置自項梁未起以天下之命制

于一人之手升為世家太史之旨也以為於三田魏豹之屬耳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索隱曰繼體謂非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漢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索隱曰謂非獨君賢后妃外戚之助也

夏之興也以塗山索隱曰韋昭云塗山國名禹所娶在而桀之放也

以妹喜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殷之

興也以有娥索隱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紂

之殺也嬖妲己索隱曰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按有蘇國也己姓也如字也包

先本六藝言妃  
匹之際係天下  
之興亡此正言  
也而漢之諸后  
或不由惠特言  
命以識感慨文  
有煙波



愷云姐音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索隱曰系本云帝學上妃有邵

氏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姬名履大人跡生后稷大任丈夫王之母故詩云執事仲氏任毛詩云執手國任姓之中

女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索隱曰國語曰幽王伐褒姒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

焉按褒是國名姒是其姓即能聚之子褒人育而以女於幽王也然此文自夏之興至褒姒皆是史蘇之詞見國語

及列故易基乾坤詩始關睢書美釐隆春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羊紀列女傳曰外逆女夫婦

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

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索隱曰以言若樂聲

調能令四時和而陰陽變陰陽變則能生萬物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人為之本故云萬

物之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

之愛索隱曰妃音配又如字君不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

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愛使移其本索隱曰以言夫父不能得之

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

禮記云姓者予姓謂衆孫也即趙飛鸞等是也索隱曰以言雖有豈非命

終索隱曰按謂有始不能要其終也以言雖有豈非命

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

惡能識乎性命哉索隱曰惡音烏猶於何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言沈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

罕言命妙在此句不狀與上文不相顧矣

此處似不宜

已作呂后本



紀此只略叙  
与班書不同  
意

命

施而戚夫人有寵索隱曰漢書云其子如意幾代  
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  
高祖後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整人呂后長女為宣平侯  
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各媽呂太后  
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  
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  
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  
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  
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

自前叙至此  
是一篇文字

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衷卒滅  
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正義  
曰括地志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故城中迎立代王是為  
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  
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  
魏媼通索隱曰媼音烏老反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故趙太后自稱媼及劉媪媼媼之屬是也生  
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家墓記薄父家在會稽縣  
西北襟山上今猶有北域襟音莊洽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檝山在越州會稽縣西北三里一名稷山檝音莊洽反  
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



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  
 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  
 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  
 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  
 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  
 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  
 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  
 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  
 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靈臺西  
 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號此兩美人相與笑  
 州故鄭之制邑漢之成臯縣也

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  
 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  
 曰昨暮夜妾夢倉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  
 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  
 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  
 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  
 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  
 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  
 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索隱曰地

卷之四十五 漢書卷之四十五 漢書卷之四十五



理志云軹縣在河內恐地遠非其封也薄太后母亦前  
案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  
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  
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家寢廟上  
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  
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  
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  
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  
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  
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漣水  
東原上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  
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  
二十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

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

陵徐黃曰霸陵縣有軹道亭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倚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

秦強縣東北二十五里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

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

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官者

吏正義曰謂官者為吏主發遣官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官者忘

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

怨其官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

竇姬生女嫫索隱曰嫫皆足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



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  
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  
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  
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  
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  
卒葬觀津索隱曰摯季真注決錄云竇太后父少曹秦亂  
隱身漁釣墜白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  
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間號為竇氏青山○正  
義曰括地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  
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  
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史錄  
云建字長君

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  
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  
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  
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主  
人家而皆往長安為居也聞竇皇后新  
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  
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  
竇皇后言足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  
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  
於傳舍中索隱曰決別也傳音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  
舍蓋竇后初入宮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



才與言外用其家才

丐米泔我索隱曰丐音蓋丐者乞也泔請食飯我乃

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

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

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

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

公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蜀不

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

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

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

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

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有息

乃封廣國為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

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

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

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

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

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設也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

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嫖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正義曰括地



志云大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

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

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

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玉孫婦生一

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重具因欲竒兩

女索隱曰竒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

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

方在身時玉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

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

夫人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倚蘭殿也先是

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索隱曰姁音况反兒姁生四男索隱

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

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

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

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

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

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索隱曰過皆栗姬

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

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

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



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景帝

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

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

嗾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嗾音街漢書作街街猶恨也長公主曰譽王

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

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

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

行禮官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也今太

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

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

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

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景帝

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

原君正義曰德州縣也封田蚡為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正義

曰括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時趙邑漢武安縣城也勝為周陽侯索

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景帝十三

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

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

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云堯築也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南

宮冀州縣也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帝諱改名林慮



惠音廬。正義曰：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林，慮相州縣也。

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

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

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

葬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王太后家凡三人

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

云：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

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子夫為平陽主，謚者，武帝初即位數歲

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

帝被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被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二月被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

索隱曰：小顏被音廢，今亦音拂，謂被禊之遊水自潔，故云被除也。霸上還，因過平陽

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謚者進上，望見

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

中得幸。正義曰：尚王也。於王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驩，甚賜平陽

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

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

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

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

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



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

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長公

主後封為當利公主也

男名據

索隱曰即侯太子

初上為太子時娶

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

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

曾祖父嬰堂邑侯傳至午尚長公主生后也

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

徐廣曰即景帝姊嫖也

以故陳皇

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

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

后

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呪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

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秦皇后復親幸作頌信王也復親幸之恐

非實也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

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

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

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

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

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

平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

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

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

以軍功封冠軍侯

索隱曰地理志冠軍屬河陽

號驃騎將軍青

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

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



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各闕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

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名勝正義曰名賀李夫人

早卒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掉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年

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女媼族

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

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正義

曰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四海故號海西侯也

他娘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有燕王旦也

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好之

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士之女士不

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元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臣為郎時問習漢家

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

者徐廣曰名俗。正義曰按後封修成君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

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

素得幸武帝承間曰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

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

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

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淮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

橋對乘輿馳至長陵當少帝西入里里門閉暴



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  
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  
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  
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噫索隱曰烏百反  
苦憂之辭耳  
正義我曰噫責失  
聲驚愕貌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廻  
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正義我曰  
武帝道  
上詔令通名狀於門  
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  
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  
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  
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

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  
焉於是召平陽王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  
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  
為脩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修成君之子也而  
名仲者與大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女  
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  
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  
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  
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  
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  
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



陰安侯

索隱曰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

二曰發干侯

索隱曰名登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正義曰括地志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

三曰宜春侯

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汝南。

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

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王主與左右議長安

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

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

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

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

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  
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

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

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

索隱曰韋昭云婕承好助也。一云美好也聲類云幸也字。

邢夫人號姪娥

索隱曰服虔云姪音近姪。

徐廣音三耕反鄒誕生音莖字林音五經反說文云姪長

也姪漢舊儀云姪娥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

二千石

索隱曰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

亦從女漢舊儀云皇后  
為婕妤下輿禮比丞相  
徐廣音三耕反鄒誕生音莖字林音五經反說文云姪長  
也姪漢舊儀云姪娥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  
秩比將軍御史大夫



十容華秩比二千石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  
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漢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按是二萬斗則二萬斗亦是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此崔氏說而解之今兼引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好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

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

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黃圖云鈞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云宮在直門南廟記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也昭帝即位追尊太后父趙父為順成侯。正義曰得幸武帝括地志云鈞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



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

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索隱曰此褚先生

之記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又誤按元始當作太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

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

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

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

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

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

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索隱曰三輔故事云葬甘泉宮南後昭帝起雲陵邑二千

戶漢武故事云既殯香聞十里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

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圓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

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陵

也往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鈞弋趙婕妤好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卧病右手捲飲食少望氣者

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鈞後生昭帝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

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封靈臺於甘泉常有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

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

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

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王少

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

不聞吕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



無不謹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  
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宣虛哉  
索隱述贊曰禮貴夫婦易叙乾坤配陽成化  
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姒慶  
流娥嫫建我炎曆斯道克存呂權大寶纂賞  
云言自茲已降立嬖以恩內無常主後嗣不繁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

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

高祖之同母

徐廣曰一作父

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

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

客過巨嫂食

徐廣曰漢書云巨嫂也○索隱曰應劭云巨姓也孟康云巨空也兄巨空有嫂也今

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劉氏云巨一作巨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

美盡櫟金

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其金旁使為聲漢書作轄音勞

賓客以故

去已而視金中尚有美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

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

言高祖曰其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



是乃封其子信為羹美頡侯

徐廣曰羹美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

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索隱曰羹美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金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美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名為侯號者怨故也。

而王次兄仲於代

徐廣曰次兄名

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謚項王有子曰濞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

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

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

海彭城三十六郡也

即位二十二年卒子夷王郢立

索隱曰漢書名郢客

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

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

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非必宮中又按集註服虔云私姦中人蓋以罪重故至削郡也

春戊與吳王合謀

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

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

七十里州即梁棘壁

至昌邑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

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

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

欲以德侯子續吳

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

以元王

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

善公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

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

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

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



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  
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

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蓋節三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

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

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

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

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索隱曰音

壁疆又音關疆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以為

文王立十二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

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

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

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內史王

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

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

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

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

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

王自殺邯鄲遂降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名培王戊胥靡之趙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醴韋子孟作程王戊棄德與吳連兵太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繼立世挺

才英如何趙遂代殞厥聲興亡之兆所任宜明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漢書  
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諸劉者莫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

帝從父兄。索隱曰註引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

二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索隱曰即桃林之塞從東擊項

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

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

渡白馬津入楚地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按賈從此

津南過入楚地也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

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

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逐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



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正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義  
丘縣西北四十二里正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義  
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

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  
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

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尉之子共尉已死以臨  
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荆州也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正

曰今陳州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  
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

下乃詔曰將軍劉濞具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  
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

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北四十里蓋此縣

是也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淮濠等州也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

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  
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

北六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  
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  
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似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三年澤

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



為營陵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

里高后時齊人田生

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

游之資以畫于

營陵侯澤

服虔曰以計畫于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索隱曰兩家之義並通

澤大

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

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

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

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

徐廣曰名澤駟案如淳曰

闔人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

往田生盛帷帳共具饗言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

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

一切功臣

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

今吕氏雅故

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如淳曰吕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贊曰謂諸

吕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吕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推塗然

也推音昌誰反

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

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呂王代太后又重

發之

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

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

諸吕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

正義曰高后紀云太封張卿為建陵侯

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

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



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索隱曰缺音決又音規轉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請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

同與齊女家不

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結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迹大史公間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曰跳地影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姁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姁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



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効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以大臣缺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也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二世事發相重豈

不為偉乎

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間周殷賞功胙土與楚為隣營陵始爵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身徙封傳嗣云於郢人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入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一 齊王入朝 惠帝與齊王燕飲 凡禮如家人 齊王齊王懼不得脫 乃用其內史勲計獻城陽 沐邑 呂太后喜 乃得辭就國 悼惠王即位十三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

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

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其於

楚魏一云此時人多流亡 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

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凡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 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勲計獻城陽

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 以為魯元公王湯

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齊世家第二十一 齊王入朝 惠帝與齊王燕飲 凡禮如家人 齊王齊王懼不得脫 乃用其內史勲計獻城陽 沐邑 呂太后喜 乃得辭就國 悼惠王即位十三



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

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

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索隱曰二

縣在南陽。正義曰按音呈益反括地志云酈縣名在馮翊酈

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呂公為

呂王索隱曰音昭割齊之濟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

長山縣西北三十五里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

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以呂

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索隱

地理志縣名屬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

琅邪郡正義曰今沂州也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

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

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

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

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

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

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

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

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

后默然頌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  
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  
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  
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  
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  
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  
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  
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郎中令祝午  
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

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乃發卒衛王宮魏  
功臣表平子如以父功封黎侯也

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  
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  
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  
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  
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  
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詎琅邪王  
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  
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  
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  
不敢離其兵而



到琅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  
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  
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  
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  
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  
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  
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  
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  
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  
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齊南於是齊

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

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

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

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梁

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梁以王諸呂分齊

國為四索隱曰謂齊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正義

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

為魯元公主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

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此之未能治天下

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

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今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



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

曰齊王母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矣如虎而冠

著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

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

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

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

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

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

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

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日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

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

詐也



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

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濟州濟北都。王所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正義曰。罷音不。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

三

悼惠王子王者  
六人罷軍蓋不



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印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印膠西王辟光齊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齊孝主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主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齊王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各印剛反也印五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

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



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  
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  
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  
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田川齊  
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  
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  
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索隱曰重直  
有寵反謂欲世  
寵貴於  
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  
王女云翁主稱其  
母姓故謂  
之紀公主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  
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

太后索隱曰謂王太  
后武帝母也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

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  
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

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

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

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

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

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

貧人急徐廣曰  
一作及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

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

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



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三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尋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目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止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官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

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

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

出廢齊，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

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

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

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

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一

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

王家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

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



都莒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一年也。正義曰年表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二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廿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

一世

始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十五

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齊悼惠王子以東

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

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

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

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

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

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

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

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



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濟悼惠王子安都侯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二十九里志為濟北王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關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都濟南郡齊悼惠王子以勒侯索隱曰勒漢書作勃皆音力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

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年表云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二年



十一歲卒膠西王卬

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

長川縣北四里

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東南

六十里也

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

正義曰年表云都高墨按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

齊悼惠王子以白石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

侯

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

文帝十六年

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

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

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

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彊表海大國

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

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

貽殃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

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昂精而生典獄制律

以文

無害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杜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

間語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為沛

主吏掾

索隱曰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沛掾是何為功曹掾

高祖為

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索隱曰說文云護救視也

高祖

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

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二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

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

辨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脩辨明何索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索隱

此頁為書中另一部分，文字模糊，難以辨認，可能為另一篇或同一篇的續文。



曰何與御史從事徐廣曰沛縣有常辨明言稱職也何乃給泗水卒史泗水亭之秦以

沛為泗水郡駟按文穎曰何為泗水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事第

一索隱曰請課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

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何

為丞常監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

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

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

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

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

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

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櫟陽為法令

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

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

乃以所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音張戀反漕水

為聞之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

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二年漢王與項羽相

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

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



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  
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  
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  
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酈侯音類曰  
曰今南陽酈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  
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  
多呼嗟嗟舊字作酈今皆作酈所由亂也。索隱曰璿云  
今南陽酈縣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  
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  
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  
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  
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

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  
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  
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  
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  
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  
一上已燒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燒屈也。索隱曰音女教反至位次  
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  
曰索隱曰功臣表鄂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

曰索隱曰功臣表鄂

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



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  
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  
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  
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  
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  
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  
云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  
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  
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

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

內侯邑封為安平侯

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

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

是日悉

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

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所以為贏二也音盈

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

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吕后用蕭何計

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

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今卒五百人

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



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成於長安城東  
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  
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  
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  
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  
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  
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  
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  
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  
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

計

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

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

數問君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

賤貫貧正義曰貫音世又食反除也下天得反以自汙上心乃安於

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

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

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已利故云乃利

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

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田地棄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橐入宮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死乃  
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  
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  
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  
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  
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  
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  
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  
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

入

以不聞其過云天下李斯之分過索隱曰李斯歸惡  
而自予是分過也  
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  
用意淺高帝  
不擇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  
謹又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  
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  
及何病孝惠白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  
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  
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  
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



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

東觀漢記

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謚為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

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

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鄭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

有奇節索隱曰錄音祿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

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

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

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

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

實最取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式旌礪

帶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漢書卷之二十四

史記卷之二十四

曹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四世

###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

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

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索隱曰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正義曰按沛今徐州縣也

秦時為

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

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

音古反將擊胡陵

正義曰縣名在方與南

方與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

義曰方音房與音預兗州縣也

攻秦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

三人。索隱曰本紀泗川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為相尊之稱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

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



反為魏擊之正義曰曹豐反為魏守豐為魏反沛

公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丘正義曰軍碭

東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淠敗於狐父地

名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淠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非而敗處。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

東南三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孫

十里馬鹿郡國志穀孰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字善置置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

漢祁城縣也言取碭又攻下邑以西至虜索隱曰地

虜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

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

所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

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及元父索隱曰地

劉音七歷反今在兖州南近元父縣

屬東平。正義曰括地志云元父

故城在兖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先登遷為五大夫

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擊章邯軍陷

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

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

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

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

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索隱曰地

縣屬沛郡遷為戚公索隱曰遷參為戚令。正義曰屬碭郡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

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



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虜澤縣是史記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遷於成之陽故

曰成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

楊能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年。索隱曰曲丘禹反遇牛凶反。正義曰曲丘尹反遇牛恭反

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

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負者位執珪

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下陽武縣東北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

轅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緱氏二縣屬河南轅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也括

絕河津正義曰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

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

州東從南攻隼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南陽也。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南陽。應劭云今赭陽赭陽是南陽之縣陷陳正義曰陷南陽守於陽城

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燒關

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為名又夜

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

州本漢中郡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

索隱曰地理志云縣名屬武都辯音皮莧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燒關也取之

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為名又夜

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

州本漢中郡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

索隱曰地理志云縣名屬武都辯音皮莧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



縣在州西 **雍棨** 索隱曰地理志云縣名屬右扶風棨音五十里

雍縣南七里故棨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郿國也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雍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 穎文

曰地 **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 索隱曰櫟音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

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櫟坊是高櫟近壤鄉也

**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

**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

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 **參將兵守景陵** 漢書音義曰縣名也 **二十日三**

**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

**秦** 蘇林曰今華陰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邨於廢丘** 正義曰周

曰犬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魏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以中尉從漢王出**

**臨晉關** 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州也 **至河內下脩武**

正義曰今懷州獲嘉縣古脩武也 **渡圍津** 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

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帝王

世紀云白馬縣南有韋城故承韋國也續漢書郡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 **東擊龍且項他**

**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 正義曰徐州二縣 **擊項籍軍**

**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

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程處反於燕** 徐廣曰東郡燕縣駟案 **往**

**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 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

云柱天在廬江僭縣 **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還攻武疆

瓚曰武疆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疆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

因

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

索隱曰擊諸才用反擊諸

侯及項拜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

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

徐廣曰張

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邀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

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

魏王於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

追至

武垣

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

生得

魏王豹取平陽

正義曰晉州城是

得魏王母妻子盡定

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

相國夏說軍於鄆東

徐廣曰鄆縣在太原音烏古反。

大破之斬夏

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

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

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士之所韓信

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

破齊麻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

平原葭盧

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濞陰平原葭三縣屬平原濞音吐答反。正義

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葭盧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已

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



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大破之斬龍且虜其  
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  
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  
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  
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  
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  
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  
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  
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  
陳豨將張春軍破之豨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

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豨布軍

大破之南至蕪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理志

縣屬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與城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縣也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

得玉二人相二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

郡守司馬俠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

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祿七十城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



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茲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不容寬女姦人無所不容寬凡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

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鄉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



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  
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  
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索隱曰音張律反為中大夫  
憲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  
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  
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告窋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窋  
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

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為治。索隱曰胡治也。言語參何為治

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

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

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

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

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

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艱若畫一

徐廣曰艱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艱作講畫訓  
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觀小顏云講和也  
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



一平陽侯蜜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  
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竒代侯立七  
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  
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  
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  
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  
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  
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  
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

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執圭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誅昆  
陽失位北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  
與二三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王平陽代享其  
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張良者

其先韓人也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

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

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譚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

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

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洪州郊

縣東三十里韓里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韓系家及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

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



相韓故索隱曰謂大父及父良嘗學禮淮陽正義曰今

陳州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

夷穢君隆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

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間等降為倉海郡今貂穢

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貂在鳥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為

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度

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怒反索隱

曰應劭云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

狙候是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

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誤中副車

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云

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

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間閑字也從容間暇也從容

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

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

下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

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音夷理或然也有一老父

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

正也謂至良所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正墮其履也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為其老彊忍下取

此段太史公徒得事蹟未見精微惛眩故歐倉卒之初情也至下取履其心固已有覺矣長跪內履乃其欣然甘心者也願云業為取履曰長跪



履之曰後五日  
與我會是日  
之則是出於一  
時屈折疑回邊  
就之計豈可  
以為子房哉

北

去良殊大驚公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  
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  
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  
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  
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  
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  
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河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  
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冊黎履赤舄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曰日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

使歐陽公叙  
此直云遇一  
父老授以太  
公兵法二句  
便完矣豈能  
如此疑也

師封齊侯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  
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  
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故遂從  
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  
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  
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立樹黨項梁使良求

史記卷之...



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

故字亦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

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

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

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

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燒下軍

徐廣曰燒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爲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爲張旗幟諸山上

爲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唱秦將秦

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

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

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

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

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會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會曰

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

無留宮中沛公不聽

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晉灼曰資籍也欲沛



公反秦者秦服  
儉素以為籍也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曰見孔  
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

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

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

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

鯁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鯁謂小  
生魚也音趨勾反臣贊按楚漢春秋鯁生本姓解教我

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

自度能却項羽之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

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

飲為壽結賓婚合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

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

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

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

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  
蜀故請漢中地項

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  
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

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  
理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

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自褒城縣西北  
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



水通渭皆以行船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曰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

可與其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



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  
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  
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  
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  
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  
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  
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  
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

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  
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  
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間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  
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  
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  
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而不受餘解在商紀釋箕子  
之拘徐廣曰釋一作  
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  
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  
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也。軒者，赤轂也。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也。

周屏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

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云：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

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

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夜望咫尺之地，令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

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

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

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強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

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

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

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

怒，張良說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



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望見諸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



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  
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

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而急趣丞相御

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

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

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臯

西有穀龜倍河向伊維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

陽維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正義曰穀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南連蜀之岨

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

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

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阻三面而守獨以一

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馮古語

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劉敬說是

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

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

即日定計赤即日遂行也漢書音義曰服辟穀杜門不出歲

即道引不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



策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  
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為人或  
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  
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  
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  
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  
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吕澤彊要曰  
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  
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  
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  
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爵公角里先

下語斟酌

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  
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  
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  
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  
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單辭安車  
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  
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單辭  
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  
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  
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

史記卷之五十五



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齊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

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上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

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

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

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

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

之候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

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

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



傳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  
 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  
 十有餘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  
 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  
 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  
 輕士喜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  
 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  
 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直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  
 為我楚舞五呂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  
 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  
 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  
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闋索隱曰音曲尤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闋事  
 也戚夫人嗟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  
 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



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

時未為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其眾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

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

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封萬

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

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會

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

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

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子房始

所見下邳北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

高帝過齊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

寶字皆作葆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

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

怪及藥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

曰詩高祖離困者數

昌黎原鬼曰  
此生意



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竒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竹。蕭該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索隱曰。子羽。澹臺。室。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

留侯倜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復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奸。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

赤松願遊。白駒難絆。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留侯張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六 留侯世家第五十六

留侯世家第五十六 留侯世家第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

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

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

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少時家貧好

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

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

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

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子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謂鹿屑為紇頭有叔

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



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

牖富人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

是丈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負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

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

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以

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軌

安車與載進之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

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

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

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

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

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以逐其婦平

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

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

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

高祖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

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

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各為魏王與秦軍

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

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各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



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

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

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

東毅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

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

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項王怒將誅定毅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

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

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

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

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

魏無知求見漢王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

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

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

盡謹

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點綴

徐廣曰漢二年

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情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

徐廣曰亦曰涓人

索隱曰謹諱也音權又音喧漢書作皆怨



盜媿不必辨非  
平必盜媿也若  
呂為真直不疑  
亦可議矣

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  
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護陳平曰平  
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  
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  
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  
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  
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  
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

竒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媿  
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  
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  
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  
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婁之昆弟雖  
有竒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  
歸大王臣躰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  
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  
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  
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



賞

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  
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  
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  
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  
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  
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嗜  
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  
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次負侮人不能得廉節  
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  
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  
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  
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  
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  
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  
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  
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  
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  
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  
草具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  
食馮煖以草具如淳云藁草麓惡之具也進楚



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曰義我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

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小



願云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也正義曰陳今陳州

楚王故陳州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

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

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

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

曰天下已定我固當享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

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

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

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

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

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

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

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

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

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

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

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

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

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

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

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踈不如及其未到令漢



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妬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

病劓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



太后及呂頹謔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  
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  
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  
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  
傳教孝惠如淳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頹謔乃不得行樊  
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  
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戰不利奉孝惠曾元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二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  
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  
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

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  
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  
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  
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  
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  
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  
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  
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  
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



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  
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  
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  
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  
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  
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  
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前陳平為高  
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  
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  
面質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

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

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

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

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

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

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

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

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

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



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  
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  
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  
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  
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  
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  
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  
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  
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  
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  
了故並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  
存兩解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  
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  
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  
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  
曰頭數也君  
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  
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  
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  
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二年卒子何代侯  
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



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紛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

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船露僂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

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云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

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

織薄為生業也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

葦薄也郭璞註方言云植懸曲柱也音直吏反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

家若排優瓚曰吹簫以樂喪殯若樂人也。索隱

曰左傳歌虞殯猶令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材官

引彊

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令挽彊司馬

高祖

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

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

此處為書影印，文字模糊，難以辨認。



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

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屬梁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

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

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

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邯

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時最是也。定

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索隱曰：小顏音

旻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

音旻也。正義曰：緡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

在兖州金鄉縣界。以往至栗。正義曰：括地志云：屬沛郡也。取之攻鬻粲

先登。索隱曰：徐氏云：在梁彭城間。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

也。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東阿之下

襲取宛朐。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得單父。甫二音。宋

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正義曰：善甫二音。宋

州縣。今夜龍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

梁縣光武改曰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

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及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後章

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

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得

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

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

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盾令所見本各別

也。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

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正義曰：緡音句

洛州。絕河津。正義曰：即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



尸北索隱曰音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南攻南陽守齧

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

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攻槐里好

時最如淳曰於將軍之中功為最擊趙賁內史

保於咸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

也擊章平姚卬軍索隱曰卬音五西定汧正義曰

令隴州汧源縣還下郡正義曰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故

頻陽索隱曰地理志郿屬右扶風頻陽屬左馮翊也

里今土門縣併入同官圍章邯廢立索隱曰地理志槐

都之秦更名廢以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

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立者以章邯本都廢立而二亦據

舊書破西丞徐廣曰夫水有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漢西縣也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攻上邽正義曰音

也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

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

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

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

州鍾離縣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

之易下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涿郡謂

破茶軍於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曰括地

陰

益

陰



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易是也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賜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

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

曲沃縣南二里或以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

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

左傳以偏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霍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

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後人縣也按樊噲會列傳作霍人其音亦

同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擊

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

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破之還降太原正義曰并

州縣從銅鞮還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并降六城也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沙石應劭曰沙石音沙或曰地

座反。正義曰按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正義

在樓煩縣西北

曰地理志云在雁門郡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

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

曰地理志云在雁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

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

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

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雁門守圉索隱曰圉守之

因轉攻得雲中守遼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

北四十里

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箕勳一作

秦雲中郡

專一作轉。索隱曰劉氏



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

漢書動亦作博字並誤耳

十二縣因復擊豨靈立破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靈立縣東十里漢縣也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

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縮反勃

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縮大將抵丞相偃

守陘張晏曰盧縮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日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

幽州昌平縣破縮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懷本漢渾都縣

是復擊破縮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駟案服虔曰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

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定上谷十二縣

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

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摠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得相

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

二下城二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

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

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

責諸生說十不趣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贊曰令直以賓王之禮言勿稱經

書也韋昭曰推不撓曲直至如推索隱曰大顏云俗謂愚為鈍推音直追反令按推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

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之性以斯推之其少文皆如此

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

官。

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

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

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

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

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

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

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

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

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

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

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

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

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

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

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

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

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交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曰：以公

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



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駟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患怒。遭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帝。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患者噴也。遭者逢也。謂太后噴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蠻。陌之陌入聲。方言云。曰絳侯。絳皇帝。爾壘。應劭曰。蒙中南楚之間。云陌額也。諸呂廢少帝。手貫壘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令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

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

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

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脩。字駟。案服虔曰。脩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城。浴名。南條城在德州。條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

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

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三歲

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柄。貴重矣。於

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

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

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



仍作歲

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子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

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邵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搢鄭象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搢是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載者車前橫木若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  
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  
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  
犯邪稱善者父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  
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巡京師武帝  
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  
以禦非常領師古云金吾鳥名王辟不祥天子出行  
職王先道守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  
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  
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  
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  
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  
軍大司馬即今十二衛  
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

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  
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偉疑  
漢史得其實也剽音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  
七妙反輕讀從去聲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  
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  
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  
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  
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侯等索隱曰韓類當也。正  
義曰弓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  
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



後吳奔壁東南陬

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

太尉使備

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

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

曰地理志縣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楮衣鑿其地因謂之州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連巨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頸闊百餘步又夾漢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湖悉成田也。

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

越人斬吳王頭

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以生屍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

太尉有卻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

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

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母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侯之

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

南皮章武侯璿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先帝不侯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

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一相法也。正義人主作人生。自竇

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

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



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  
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  
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  
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  
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  
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  
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准徐盧封  
侯容城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  
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裁韋昭曰大饗也裁音側吏  
反○索隱曰饗音李轉反謂肉饗也無切肉又不置樽條侯心不平

顧謂尚席取樽

應劭曰尚席王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六尚尚席掌武帳帷

慢也樽音節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禮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故鄭玄云今人謂箸為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

挾是也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非蓋非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為足當別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探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其實顧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虛器各記異說也

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

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

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甲楯

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淳曰工官官可以葬者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

立武帝條侯  
爭之故疑其不  
能事少主



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

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

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

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

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

大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召

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五口不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

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

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

反地下耳吏侵之益多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

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

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

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

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

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

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

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條侯

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

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



欲作亂執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足而虛已不學古文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遜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國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五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

孝惠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楫又云諸姬生代孝王

為代王徐廣曰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一里以參為

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各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

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

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甲濕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睢陽故曰梁也



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

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

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

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

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

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

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

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

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王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

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

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

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

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

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

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

文類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

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

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

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

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

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駟案司馬彪曰圍有高陽亭也。索隱曰圍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出續

漢書郡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

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

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

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

池鶴洲鳥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廣睢陽城

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地理記云城方

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

十二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

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大治宮室為複道自

宮連屬於平臺五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

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

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

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是也得賜天子

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三

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言索

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言出殿則傳蹕招延四方豪

士入清道言出入者玄文耳出亦有蹕

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

云奇表譎怪非常也奇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音紀宜反邪音斜也



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

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

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

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

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贊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

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

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

引出入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天子殿門與漢官

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

王為後嗣大臣及表盜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

曰表盜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關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

后義格如淳曰政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歧

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歧棚云政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

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表盜及議臣乃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表盜及他議臣

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

意疑梁刺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

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立豹正義曰姓軒立名豹也及內



韓安國傳曰長公主謝太后在前非為勝詭事疑亦家誤也

冬

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  
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怨乃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  
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使乘布車張晏曰  
服自此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  
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  
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  
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  
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又  
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

良山

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

有獻牛足出背上

索隱曰張晏云足當

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

六故六月

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

王

索隱曰述征記陽有梁山孝王之冢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

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  
之及聞梁王薨實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  
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

梁為五國

索隱曰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盡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



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  
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  
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  
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  
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  
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

索隱曰漢書作讓

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

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  
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  
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書

雲雷之象以金飾之

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

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  
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

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

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

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借置措以為案。索隱曰措音迤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逐前隊皆作此字說文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

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亂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

而王與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侯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



任太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  
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  
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意岸  
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  
字或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  
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  
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  
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  
大毋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  
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  
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

良師傳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  
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  
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  
志桓邑關孝

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  
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

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  
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  
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



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

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

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

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

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

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褚先生曰臣為郎

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

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

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

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

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

曰竇嬰妻表蓋皆言如何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

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

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

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

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



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  
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  
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  
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  
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  
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  
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  
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  
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  
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  
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夕數聞景帝  
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

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如到入小見到正  
月朔日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  
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  
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  
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  
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  
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  
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  
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



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實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我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謂親其弟而後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

以  
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為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



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  
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  
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  
我所謂表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  
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  
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  
郎是孝王官屬某  
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  
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  
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  
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

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

禮來還至霸朝曰廐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朝昌廐在  
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

取

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  
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  
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  
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  
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  
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  
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



唐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  
醜孫羊竇與女正義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  
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  
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

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

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渴漢書無于字程姬

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

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

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前

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

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管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

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子

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

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云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

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

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壻垣為營索隱

一古絕

曰服虔去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塚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壻垣牆外之短垣也

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上徵

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

之祖因以為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

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紙或用狗以其紙血壘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

坐侵廟壻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切流涕

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所訛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

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

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

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

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

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



從太子廢後  
乃為王也  
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主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  
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  
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  
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吝  
日晚節猶言未  
年時當貪恇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  
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

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  
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

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

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

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

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

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

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

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  
正義曰淖女孝反夜使人迎與姦服舍

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  
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

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



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  
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  
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  
也與姦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  
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  
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

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

賊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

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

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

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

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些言省蘇林曰為

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此言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

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毋得收租

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

數變各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

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

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疆足以距諫智

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

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



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之辯以傷中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怵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已忌諱

詐

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

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酌權也會

於國經租稅

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

以是趙王家

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

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

之彭祖不好治官室襪祥

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埤蒼云襪祿祥也列子



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信鬼神越信機祥者也好為史事上書願督國中

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

境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

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

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

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曰樂五教反好內

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

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

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

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

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後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

後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貴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

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政以冊注面目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并施玄的結羽釵

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姘女汗也而飾侍者唐兒

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



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

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

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

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服虔曰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音拘鮒立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

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

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

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

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

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

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

樓車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

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

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

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

為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

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



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  
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  
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  
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  
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  
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  
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  
之立二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

有所不愛姬生長男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悅音之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

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悅音之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

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  
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

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亡報反鄒氏作媚

云為媚女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

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

長子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

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

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悅怨王后太子漢



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塞，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

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二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二萬戶，為泗

水王。

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闕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死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鏃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玉分封為六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武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

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

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

聚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

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

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

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

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也下御

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在青翟也御史大夫臣

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

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

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

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

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

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

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

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

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

賀等正義曰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

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

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

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

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

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關臣曰臣胥為諸



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  
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  
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朕之不德  
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  
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  
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  
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

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  
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爰遵其職  
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  
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  
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  
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  
蕭文終之後于鄭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鄭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鄭音  
也嗟褒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  
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

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



建百有餘國

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

而家皇

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

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文家皇子為列侯是

尊卑相踰越矣

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

臣閔

索隱曰齊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

臣曰

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

臣胥

索隱曰廣

陵王也

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

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

郊故曾有白牡駢剛之牲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白牡曾公用駢剛何休曰

白牡殷牲也駢剛赤春周牲也

羣公不毛

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

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

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

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

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

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

也周公祭天命郊故曾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

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

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

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

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

之年幼周公在二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

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



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

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

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

或在緼綵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

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

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

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

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

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六戎十乘謂車緹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

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白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

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

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

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

竊伏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

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

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

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



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  
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  
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  
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  
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  
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  
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  
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  
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  
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

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他皆

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大僕臣  
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  
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  
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  
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  
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  
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  
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



閱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閱

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

製於戲如言

受茲青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

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

王受天子太社之士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

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

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

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

君子怠

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

悉爾心允執其中

天祿永終厥有憊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

維稽古

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

能同

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葦

粥氏虐老獸心

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賊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二是虐老也侵

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

索隱曰萌一作昨韋昭云昨民也三蒼云邊人云昨也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

有二君皆來

張晏曰時所獲

降旗奔師

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

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

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葦粥徙域

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



州以綏臣贊曰綏安也悉爾心母作怨母徐廣曰肥

索隱曰蘇林云裴廢也本亦作肥肥敗也孔文母乃廢

備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

應召。索隱曰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

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正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

義不得在於側也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

###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

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

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五湖之間索

曰五湖者具區洮滬彭蠡青草洞其人輕心揚州保

疆徐廣曰一作壇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

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侗好佚母邇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迹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

曰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鄒氏宵音謬謬亦小

人也或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

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

###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



貴故王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  
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  
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  
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  
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  
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挹志  
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閔國負海巨社  
惟立膏人不通葷粥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

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  
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  
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  
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拍意  
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  
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爰因子才力智  
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夫賢王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



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  
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  
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  
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  
閔閔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  
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  
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  
夫人曰願置之維陽武帝曰維陽有武庫教倉  
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

維陽者去維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  
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  
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  
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  
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  
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土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  
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裏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王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

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佻德索隱曰日本亦作肥肥當音扶味反亦音匪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



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  
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  
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  
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  
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  
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  
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  
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一  
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  
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  
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  
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  
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

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  
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  
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  
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  
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  
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  
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  
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索隱曰已下  
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  
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  
土境埆北迫匈奴其人勇而少慮故誠之曰



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  
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  
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  
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肥德  
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凶  
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  
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  
立而日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  
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  
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

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日果  
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  
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

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  
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  
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  
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大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  
人民之職亦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

覺當誅昭帝緣因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

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

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  
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

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衛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

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



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  
實武帝子狀待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  
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  
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  
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  
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雅  
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相謂王  
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  
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  
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  
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  
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  
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

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  
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  
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  
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  
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  
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  
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  
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  
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  
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



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  
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滄中

徐廣曰滄者新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滄如禮滄澣之滄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日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

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

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

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